诗绪

向一江水致敬

□ 宋彩文

携带一滴江水的清晨
携带五月气温较低的露珠
去献祭一袭青衫
低下头颅，细数家国的青苗
环顾四周，暮霭半合

远处天际是黛青的群山
是楚辞的一部分，是汨罗江的
一部分，是人民的目光留恋处
不眠，不食，也不语
垂柳细细招摇，濯洗着
一部华章的内外

倘若那江底还有一次
盛大的演出，倘若山川移步
倘若自此奔流再不回头
倘若史书上的笔墨稍稍再重些
无数个倘若，若只是眼前
肆意横生的哀愁和思念
锁紧江水，你峨冠博带的身影
就可以镌刻在石上。五月
明月拨开纸灰，你即将踏步而归
是我们心中无论如何也要
拉开的歌剧

向一江水，致敬
是五月最大的翅翼

粽子与划桨

□ 边海云

又到了端午邀约的时节
我已备好龙舟和粽子
汨罗江畔人潮涌动，人声鼎沸
朋友，你来江边吧

龙舟快得像脱弦的箭一样
你来江边，也要用这样的速度
我投到江里的粽子还是热的
你来江边，也要有这样的温度
我只等你来，与你用雄黄酒对饮
给这一章节，再添些气节和骨骼

两千多年了，江边的水花
与壮怀激烈的诗句铺天盖地
汨罗江的大涛一阵阵结盟同行
我看了你的申请，知道
你也有一颗与我同样滚烫的心
请你洗去尘埃，只带上一颗心
与所有的感情。我在江边等你
递给你粽子与划桨

一粽裹天下

□ 蜀水巴人

吃一只粽子，慢慢打开粽叶，应该是很有仪式感的一件事情。

古人将粽子称作角黍。北方产黍，用黍米做成角状的粽子，线条飘逸劲拔。菰叶（茭白叶）一张一张叠摞，线条婉约柔细。菰叶裹以黍米，遂成角黍，又有裹蒸、不落夹等异名。黍属于火谷，按五行学说，火属阳。菰为水生，水属阴。劲拔与婉约相接相衔，“盖取阴阳尚相裹未分散之时像也”。浪漫一点儿的人们，倒是可以将一只只粽子，读如一幅幅小画——缓缓展开菰叶，宛如打开一幅幅画轴。小小的米粽，可以肖三山五岳，层叠点染，或皴或晕。舒展而来的粽叶，仿佛一弯水带，变化为餐盘间的江河湖泊。

一粽而裹天下，居然可以绵延几千年的漫漫时光。

就像少林分作南宗北宗，小小一只粽子，似乎理所当然地区分为南派北派。北方的粽子简约一些，黍米、糯米、小枣、红枣、蜜枣，“相裹”而煮之。南方的粽子，除了米以外，还有鲜肉、蛋黄、火腿、豆沙，荤素杂糅，兼收并蓄。就连粽叶，寻常也就地取材，自成一格。箬竹叶、毛笋壳、芭蕉叶，甚至莲叶，都可以“相裹未分散之时像”。比起菰叶粽和苇叶粽，莲叶粽我没有吃过。只是有时候瞎想，这样的粽子，尽可能地要包得大一些，里边塞满莲子、栗子、香枣。粽子里还可以包栗子吗？大可不必惊讶，早在宋代就已经这样了——《梦粱录》记录的临安夜市里，专门售卖一种“栗粽”。包一个莲叶大粽子端上来，大家围而食之，其乐融融。

嘉兴的肉粽倒是曾经吃过，因为生米拌进了肥肉，加入生抽老抽，故而，煮熟之后，粽子不像北方的小枣糯米粽那样腻白，肉粽颜色接近于枣红色。一口咬下去，糯而不腻，肥油早已经渗入到了糯米中，米香肉香交替着呼应。周作人先生在《再谈南北的点心》里写到：“北方可以称为‘官礼茶食’，南方则是‘嘉湖细点’。”看来，宁波的猪油汤团，嘉兴的肥硕肉粽，曾经让总是居于北方的周作人先生念念不忘。

粽，是粽的古字，很难写。《说文解字》解释为“芦叶裹米也”，最早出现于春秋之前，最初用作祭祖祭神。从这个时间节点上看，即便是三闾大夫屈原，恐怕也会吃过粽子。粽子成为专门祭奠屈大夫的“专供”，大约源起于南北朝时期。《续齐谐记》（南朝梁吴均）记载：“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罗水，楚人哀之，至此日，以竹筒子贮米投水以祭之。”一样简单的小食，自此遂具有了一段刻骨铭心的故事；一只只小小的米粽，遂负载了千百年不衰不朽的文化记忆。

日本的文献中，明确地记载着“大唐粽子”。大唐粽子究竟什么样式？唐玄宗在《端午三殿宴群臣》一诗中“告诉”我们：“四时花竞巧，九子粽争新。”九只粽子连成了一串儿，像穿在钎子上的羊肉串儿，九子粽又叫做秤锤粽。段成式所著的《酉阳杂俎》“告诉”我们：“庚家粽子，白莹如玉。”这应该是大唐市面上的著名点心。唐代遗留下的“烧尾宴”食单“告诉”我们，“赐绯含香粽，蜜淋（浇以蜜）”——甜得发腻，唐人吃粽子的口味，似乎由饮食的层面传递出了他们何以“以肥为美”的审美原因。

美食家蔡澜先生颇为推崇广东肉粽，说是粽里的肥肉浸过糖水，裹以糯米，吃起来又甜又咸。这样甜口的粽子，是不是还有一点唐风遗韵？不过，广东确实有一种“双拼粽”，“黍米”的两头一头甜一头咸，有一点故意搞怪的味道。吃这种粽子，孰先孰后，恐怕得费一点儿思量。更为奇特的是四川的辣粽，包粽子的时候，糯米里要加入辣椒粉花椒粉——一口下去，简直是粽叶里的麻婆豆腐！这样的粽子如果有人诘问，四川人则理直气壮得很，嘉兴有肥肉粽，北方有黍米大枣粽，四川怎么不能有麻辣粽！

“粽”横四方，口味繁杂——大抵这是一粽裹天下的本色。要不要来比较一下，哪种粽子最好吃？怕是东西南北中，各有各的说法。南甜北咸东辣西酸，本身就是一个相对模糊的概念，食味上因为地域文化而形成的差异，岂是简单明了的是或非能够完全界定？即便单纯从吃的角度而言，天下“粽生”，任你身有“千口”，又焉能够吃得过来！蔡澜先生深谙此理，他幽默地写到：“来比较哪一种最好，得三世人吧？”——三世为人，这个“难度”大过登天。

苏轼在《六幺令·天中节》里写到：“虎符缠臂，佳节又端午……粽叶香飘十里，对酒携樽俎。”一只粽子，由古而今，现在早已经从节日食品普及为寻常小食。尽管如此，每当打开角黍，人们都还在重温一粽裹天下的文化意蕴——

由一只粽子想到重午，想到屈原，真是不错。

巴人说事

端午，手腕上的彩虹

□ 徐占新

中国民间传统节日中，端午节是最有仪式感的节日。这个仪式感，是增强亲情和提升生活幸福指数的重要方式。

我在大同长大，记忆中过端午节的情景，同大同地区很多人一样——没有南方的祭祀、赛龙舟、舞龙、佩香囊，但有吃粽子、贴纸符、系五色绳。这个节日对于普通大众来说，不仅仅是对爱国先贤的感怀和追忆，也代表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。

那年四月的一天，晚饭后，父亲还没开始研究戏曲音乐，我和哥哥还没开始写作业，姐姐们还没开始闲聊，大家正经历着吃饱饭后大脑集体放空的间隙，母亲一边收拾碗筷，一边随意地说：“下个星期就是端午了。”母亲的声音总是很慢、很轻，说话的时候手也没有停下，但我们听得清清楚楚。我们几个愣怔了一下，然后恍然大悟般地齐齐发出“哦——”地一声，接着便兴奋地讨论起来。记住每一个节日和家庭成员生日的，从来都是母亲；对每一个节日都满怀期待的，永远是孩子。

当大家说起要搓端午绳时，母亲便转身从后炕边一个不起眼的小包里取出一根根彩色丝线；当大家说起要叠符时，母亲便从炕上铺着的油布下面取出一摞彩色的纸；当大家说起粽子时，母亲便抬起胳膊用手指一指门帘外的堂屋。我们姐弟惊讶地又齐齐“啊”了一声。粽子包好了？一切都准备就绪了？母亲精准地预判了我们的预判，厉害了，我的娘！

那时，我的控制力同我的人一样不成熟，借着坐在炕边的优势，大喊一嗓子：粽子，我来了！几乎是流着口水，就从炕上跳到了地上，连鞋都来不及穿，冲往堂屋。

身后的母亲突然笑了起来，说：“哪有那么快，还没包呢。”听到此言，刹车明显迟了，里屋父亲、姐姐、哥哥的笑声已传了过来。我脸上发烧地站在堂屋地上，看着眼前铁皮桶里泡着的江米和粽叶。也不算白来，我闻到了粽叶香。

粽子没吃上，五色绳要等到端午前一天才能系，现在可以做的，就是叠纸符。之后将近一个小时里，我们一家人围坐在炕桌旁，认真而快乐地叠着纸符。那温馨的一幕，至今仍历历在目。

五色纸符有驱妖避邪、保平安健康的寓意，是贴在孩子们的胸前、背后还有窗户和门上的。贴的时候，要在纸符下面粘上艾草。我们那里，把“艾草”叫作“爱”，方言读音是“耐”。母亲说，粘了“耐”就会有人爱。我听后，总是很开心地把纸符粘在胸口。

五色绳的寓意同纸符一样，是在端午日前一天早上，大人系在手腕，小孩系在手腕、脚腕，甚至腰上。摘的时间也不统一，有的在端午后第一天摘，有的在雨后摘，也有的要系好久。五种颜色的丝线系在手腕上，像一根小小的彩虹。这根小小的彩虹里，藏有一个孩子童年美好的记忆，也藏有无数个孩子童年渴望的色彩。

端午日

□ 火狼

五月的地摊，铺开最大的民间
人间烟火处，卖粽叶的吆喝声
此起彼伏，再一次
唤醒《离骚》与《天问》
汨罗江是真实的河流，也是
五月一条漩涡般的时光隧道
屈子衣衫飘飘，若滑落的星辰
粽叶展开，依然是春秋纹理
严实包裹住分量十足的
糯米和红豆，再加几枚红枣
添加思念的比重
好让这绿色的护身符
以传统的方式，极速沉淀
抵达两千多年前的河床